

经济学家 让伟大成为你生命的向导

伟大
经济
学家
系列

熊彼特 Schumpeter

◎ 施建生 著

经济学家 让伟大成为你生命的向导

伟大
经济
学家
系列

熊彼特 Schumpeter

◎ 施建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家熊彼特 / 施建生著.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2.1

ISBN 978-7-5463-7969-2

I. ①经… II. ①施… III. ①熊彼特, J.A. (1883 ~ 1950) — 经济思想—研究 IV. ①F091.3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56109号

吉·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07-2011-3144

本书中文繁体字版本由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在台湾出版, 今授权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其中文简体字平装本版本。

该出版权受法律保护, 未经书面同意, 任何机构与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复制、转载。

经济学家熊彼特

著: 施建生

责任编辑: 韩劲松 崔 岩 张 蕾

封面设计: 李立嗣

开 本: 720mm × 960mm 1/16

字 数: 160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外语教育有限公司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 130011

电 话: 总编办: 0431-86012683

发行部: 0431-86012675 0431-86012826(Fax)

网 址: www.360hours.com

印 刷: 吉林省东文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78-7-5463-7969-2

定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举报电话: 0431-86012683

项目合作: 锐拓传媒copyright@rightol.com

自 序

这是60多年以前的事了。

我在1944年春，搭乘美国军用运输机离开烽火漫天的战时首都重庆，飞越终年为皑皑白雪掩盖的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而到了炎热的印度的加尔各答，这是我赴美国哈佛求学途中的第一站。以当时正在艰苦对日抗战中的我国来说，这是对外交通的唯一干线。由于当时军运频繁，我在印度西部另一大港口孟买等候搭美国军船多达两个月之久方能再步上旅程。同时又由于要避免德国潜水艇的袭击须从印度洋先向南航行，经澳洲雪梨后再北上太平洋而到达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因此，当我再乘火车穿越整个美国到达东海岸波士顿附近的哈佛校门时已是六月底了。这样从启程到达目的地，一共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这与今天喷射机时代“朝发夕至”的情形对比起来，真是有隔世之感。

当时哈佛为了配合战时的需要，正在推行一年三学期制。在我到达的翌日正是夏季学期始业之时，因而也就随即注册上课了。记得首先遇到的是有“美国凯恩斯”（American Keynes）之称的汉森（Alvin H. Hansen, 1887-1975）教授当时他正开了一门他经常开的、也是我当时选修的著名

的“财政政策研讨课”，那时的名称是“经济分析与财政政策”。第二位遇到的是列昂惕夫（Wassily W. Leontief, 1906-1999），因为我选了他开的“经济理论”。他是俄国人，当时还是副教授。他每遇到刚从中国来的留学生总会问：“你认识陈先生吗？他的近况如何？”中国的陈先生太多了，如果不是早来的同学事前好心向我点破，他指的是陈伯庄先生，我真不知如何回答。原来当他早年在柏林大学毕业后即到基尔（Kiel）大学做研究工作，陈伯庄先生正奉当时铁道部部长孙科之命，组织了一个欧洲考察团也到了基尔大学参观。两人就偶然在该校的餐厅遇到了，结果相聚甚欢，陈先生就请他到铁道部担任一年的顾问，后来他转赴美国也是从上海前往的。所以他总是忘不了这段中国情。他那时在哈佛的课余时间所从事的“投入产出”（Input-Output）的研究，极有成就，后来到1973年就得到了诺贝尔奖。

一个学期以后，他这门“经济理论”就由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 1883-1950）接替，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了他。当时在我们哈佛同学中都有这样一种说法，当代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有两位，一位是英国剑桥的凯恩斯，另一位就在我们身边，他就是熊彼特。现在我要亲聆这位先生的教诲了，自然感到非常荣幸。记得就在一个秋高气爽的上半，我从教室的窗口望见是一位衣冠楚楚、中等身材的绅士，在校园中漫步走来，进入我们这间坐满了男女学生的教室上了讲台，稍解其衣帽，笑容可掬地开始他的讲解。这应该就是熊彼特教授吧。的确，他就是熊彼特，因为他满口维也纳腔的英语就是他的特色，是大家所周知的。在我听来，他这种英语比起列昂惕夫所带着俄国腔的英语还要难懂。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调适，再多读读他发下的那份“阅读数据一览表”（reading list）的一些数据，也就渐渐能勉强应付了。后来我还接着在下学期选了他的一门“研读课”（reading course）。所谓“研读课”是哈佛专为研究生开的课程。在这一课程中，规定每周指导教授要定时与学生会晤一次，学生可

提出各种自己所感兴趣的问题向老师请教，教授则予以解答，或指定与此问题相关的读物由学生自行研读。因此，就我当时的哈佛教授论，熊彼特是我比较接近的一位，这样自然也从他那里学到许多知识。不过，就熊彼特自己所创的理论来说，我能从中学到的实在很少，因为他在课中一向不提自己的理论。当有人问到他的意见时，他总是表示：“我所有的意见都已在所著的作品中发表了，大家若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同时，我与他相处的时间也不过是一年而已，再加上自己当时不过是一个从战时中国前来的普通大学毕业生，学术素养非常浅陋，自然也不能从与他交谈中得到很多启发。因此，大家都知道，在熊彼特的教导下曾培养了许多卓越的经济学家，且有两位得到了诺贝尔奖，但不要忘记也有些像我这样平凡的人物。

现在如果说我对于熊彼特的理论稍有认识，那大都是我在离开校门不久以后，即以“教书”为谋生手段的过程中自行学得的。我想如是一位在大学中的专职教授都会体会到，所谓“教书”实质上就是“读书”，如果不事前“读”了些“书”是无法“教”好“书”的。古人说“教学相长”，真是至理。现在我担任这项工作已经五十多年了，数年前虽在名义上是退休了，但只不过是减少我上课的时间，并没有减少我每天工作的时间。所以，这数十年来我的确读了很多书。在这里，自然不以有关熊彼特思想与见识的书为限，实际上在1950-1975年间，凯恩斯思想与理论是经济学的主流，因此我在这方面所读的书还比较多。但无论如何，熊彼特的理论毕竟是经济学上的重要遗产，是绝对不能忽视的。这种情形到了20世纪80年代就更为确凿，因为自1975年以来，凯恩斯思想的光芒已逐渐消减，而熊彼特的理论就被想起，并渐有取而代之的趋势。因而最近几年来，讨论熊彼特的著作就日益增加，尤其是对于熊彼特的生平及其经历，过去大家都所知有限，最近也有一些这方面著作的出版。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不但不时也重读熊彼特的旧著，同时也读了很多关于他的新著。本书之作，

可以说就是我近年来读了这些新旧著作后的一篇“读书报告”。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最后我要感谢台湾大学，中华经济研究院与台湾经济研究院提供了可以让我这样工作的环境、图书与设备。没有这些协助，本书是无法写成的。

施建生

2005年3月15日于台北

目 录

自 序	1
-----------	---

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	1
-----------------	---

- 一、熊彼特的求学历程

第二章 早年的建树	9
-----------------	---

- 一、理论经济学的性质与要义
- 二、经济发展的理论
- 三、经济学说与方法：一个历史的素描

第三章 政治生涯	29
----------------	----

- 一、投身政治
- 二、政治生涯原是梦

第四章 从商场回到学府	37
-------------------	----

- 一、生命中最大的浪费
- 二、重拾教职

第五章 经济社会学的探索 45

- 一、经济社会学的要旨
- 二、赋税国家的危机
- 三、帝国主义
- 四、社会阶级

第六章 哈佛时期 63

- 一、从波恩转到哈佛
- 二、经济学系的黄金时代
- 三、熊彼特时代的开始
- 四、凯恩斯革命
- 五、后期的生活

第七章 经济周期 91

- 一、周期理论的三个轮廓

第八章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97

- 一、马克思的分析
- 二、资本主义能继续存在吗
- 三、社会主义与民主政治
- 四、资本主义仍在运行

第九章 晚年的著述 123

一、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

二、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

三、经济科学的演进

第十章 熊彼特历史地位的确定139

附 录 重要名词英中对照147

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

Schumpeter

经济学家
熊彼特

一、熊彼特的求学历程

熊彼特是于1883年生于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摩拉维亚（Moravia）省中名为特里希（Trieich）的一个小村落，现则属于捷克。他是一对奥匈帝国夫妇的独生子，父亲是一位遵循家庭传统的纺织业者，母亲则为临近另一小村落中一位医生的女儿。到了他四岁时，父亲即意外逝世，仅31岁，母亲则只有25岁。这时她就携儿迁往另一较大的市镇格拉茨（Graz）。到1893年他在那边完成初等教育时，他的母亲就再与一位比她年长33岁的退休将军结婚，然后全家搬到维也纳居住。由于他的继父是一位贵族，且曾在维也纳驻军，所以地位崇高，社会关系良好，就有能力设法将熊彼特送进名为特蕾西亚文法中学（Theresianum）的著名学校，这所学校是1746年特蕾西亚女王（Empress Maria Theresa）所建，原来是一间骑士学堂，后来则逐渐变成为专供帝国中高级官员与高等贵族子弟攻读的学校，其程度相当于我国中学到大学二年级的水平。所授的课程除了射骑之外，则为一般古典的人文教育，特别注重希腊文与拉丁文。对于现代的法文、英文与意大利文自然也需学习。这学校的主要宗旨就是要培养这些学生能有广阔的世界视野，不为狭隘的眼界所局限，使他们将来成为主持整个帝国大政方针的干员。这种教育对于熊彼特的性格影响很大。^[1]

[1] 要了解熊彼特的一生可阅：

1. Robert Loring Allen, *Opening Doors: The Life and Work of Joseph Schumpeter*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1) .
2. Richard Swedberg, *Schumpeter; A Biograph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
3. Gottfried Haberler,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1883-1950",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64, 1950.

8年以后，熊彼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该校，旋即于同年（1901年）后期进入维也纳大学。当时他已知自己所要研习的是经济学，但该校与一般欧洲大陆的大学一样，并无独立的经济学系，这门学科是在法律学院中讲授的，而要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则除法律课程外，经济学与政治学也是综合考试中所必须通过的。这也就是说，他除了自己所偏爱的经济学外，也须修习其他法律与政治学的课程。他认为这种措施是一大错误，因为一个学生不可能在同一时间都读通法学与社会科学这两门学问，结果是一个读法学学位的人不是对经济学茫无所知，就是对法学本身一窍不通。^[2]

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 Monarchy）在广袤的欧洲东部所建立的奥匈帝国经过了600年的辉煌统治，到了19世纪的后期已接近尾声。但是，她的首都维也纳则已成为欧洲的文化中心。自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10年代，许多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与科学家都集中在那里，分别在文学、绘画、音乐、哲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以经济学论，坐落在该城的维也纳大学正发展成为世界上研究经济学的重镇。到了1901年经济学史上重要的奥地利学派的开山鼻祖门格尔（Carl Menger, 1840-1921）虽然不再从事实际的教学，而于1903年正式退休，其职位即由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 1851-1926）接替。但奥地利学派的另一位健将庞巴维克（Eugen von Bohm-Bawerk, 1851-1914）则于1904年辞去财政部长而重返维也纳大学任教，故当时维也纳仍为一般修习经济学的学子所向往。熊彼特虽然不能直接受业于门格尔的门下，却能亲聆维塞尔与庞巴维克的教诲，受益极大。他最初在经济学方面认真研习的似乎是它的统计与历史的层面，后来才转到从事理论的研究。这样就选修了以上两位老师的课程，在两人中对熊彼特影响较大的是庞巴维克，现可将这种情形略加叙述。

[2] 转引自上注Haberler文, p.336.

熊彼特在亲聆庞巴维克教诲并拜读其著作以后，认为庞巴维克所提出的是一套概括经济演化过程之全貌的理论，其对于经济生活的分析所采用的规模当可与古典学派及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所采用的相埒。他从其中一个迄未解决的问题入手，也就是利息问题或资本报酬的净额问题。熊彼特认为这是经济学中最困难的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之所以困难可从数百年来这一问题迄未解决这一事实得到证明。之所以重要则在于我们对资本主义的性质与功能的态度，就要看我们对于利息与利润的意义与功能的看法如何而定断。在庞巴维克之前，熊彼特认为只有马克思真正了解这种重要性。马克思体系的科学核心就是利息与利润理论，其他的分析都可由此推演出来。^[3]后来熊彼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也是由此入手，这就可充分看出他受其业师的影响非常大。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庞巴维克对他的影响也很深远，这个事件发生在他参与庞巴维克所主持的研讨课（seminar）中。庞巴维克自1904年起至1914年逝世时止，每年都主持一个非常重要、高水平的研讨课，一般都认为这是奥地利学派的学术中心，参加的人除学生外，有时还有学术界重要人士与政府官员。熊彼特就曾参加过，他于1905–1906年所主持的研讨课。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次，不但是因为当时正是庞巴维克学术登峰造极的时期，而且还是由于参加学生的素质都非常高。当时参加的共有6人，之后这6位都分别成为经济学界、政治界或金融界的领袖。熊彼特与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后来都成为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另一位宋摩利（Felix Somory）后来则为维也纳的重要银行家。这三位与庞巴维克自己都是非马克思主义者。

另外三位则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位是莱德勒（Emil Lederer），后来成为海德堡大学（Heidelberg）与柏林大学的教授，但在纳粹执政时期就被

[3] Schumpeter, *Ten Great Economists: from Marx to Keyn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p.147.

迫离开德国而赴美任教。另一位是鲍威尔（Otto Bauer），他是杰出的奥地利社会主义者，于1918年成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这两人对熊彼特的影响都很大，尤其是后者，因为他俩使熊彼特一度参与奥地利实际政治。最后一位是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他曾经担任德国的财政部长，而且是重要的社会主义作家，其代表著作就是著名的《金融资本》（Rudolf Hilferding, *Financial*, 1901.）。

该年该课所研讨的主题就是马克思的思想。庞巴维克对其批评甚重，著有《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崩溃》（*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但在课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双方的支持者与反对者针锋相对，辩论极为激烈，这对熊彼特的影响极为深远。他后来对马克思的学术思想深加研究而且极有心得，可以说就是参与该课所激发出来的。

他在维也纳大学攻读时，同时也勤于自己从事的研究工作。由于他具备卓越的各国语言的素养，所以他能直接阅读许多伟大经济学家的原文著作，这就给他敞开了一个新的天地，吸收了许多新的观念。等到他对于奥匈帝国的经济理论有了相当的了解后，就转而研读瓦尔拉斯（Leon Walras, 1834-1910）、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1848-1923）与埃奇沃思（F. Y. Edgeworth, 1845-1926）的著述。在他心目中，瓦尔拉斯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他的一般均衡理论是经济理论上最精致的成就之一。他同时对于帕累托与埃奇沃思利用数学来发展经济学亦很向往。

到了1906年，经过五年的研习后，他就在维也纳大学毕业，获法学博士学位。那时他只有23岁，觉得自己还年轻，而学无止境，所以就决定出国游学数年，希望能从不同角度再对经济学做深入研究。在1906年的暑期，他就赴德国参加柏林大学的经济研讨课。接着继续经法国与其他各国而转赴英国。他在英国约居住了一年，对于她的印象极佳，一度曾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研究生。同时也常访牛津与剑桥大学，结识了埃奇沃思与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等诸大师。一有空暇必到大英博物

馆的图书馆里埋首研读，且作了许多读书札记，成为他到晚年写《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的重要资料。但在此期间遇到一位英国高等社会权贵的女儿名为格拉迪斯·西维尔（Gladys seaver），比他大十二岁（实际上据说比他小两岁）。两人情投意合，就于1907年秋结婚。也因为如此，使他不得不去找一份收入丰厚的工作。他无法找到一份大学教学的工作，因为他在奥匈帝国还没有取得这种资格。他也不能在英国执行律师业务，因为他既没有受过英国的法学教育，更无这方面的实际经验。最后终于在埃及开罗的一家意大利律师事务所中找到一个职位，因为那边只需受过一般法学教育而不需有实际经验就可执行律师业务。于是他就携他的新婚夫人前往任职了。同时，在到达不久以后，他还被一位埃及公主聘为财务方面的法律顾问。由于他的经管成绩优异，公主就酬以重金，作为报答。所以，两人在开罗的生活极为舒适。

在学术工作方面，他进行得也很顺利，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理论经济学的性质与要义》（*The Nature and Essence of Theoretical Economics*）就在1908年出版。不过，他这部书是献给他的母亲的，而不是献给他的妻子的，这是由于他们这次婚姻并不美满。据说两人真正的夫妇关系只维持了数月，几年以后终告离异。实情究竟如何，熊彼特从不与人谈及。

两年后他因患病决定回到维也纳，然后想以他这部著作向维也纳大学申请“大学教席准许证”（Habilitation）。这时他的老师庞巴维克会同维塞尔共同向校方推荐了他。结果因其所提交的著作卓越而于1909年顺利通过，而获得无薪大学教师（Privatdozent）的身份。这种身份相当于我国大学中的助理教授，但无薪金，不过如果能获得聘书，就可以在奥匈帝国与德国任何一间大学任教。熊彼特是在维也纳大学经济学部门取得这种身份的最年轻的一位。后来又由庞巴维克的协助，使他获得切尔诺维茨大学（Czernowitz）的聘请，成为奥匈帝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教授。这所大学远在奥匈帝国东部边陲地区，今天则属乌克兰，当然不是一间学术地位很